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劉法曾
姚漢章
評輯
第三冊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元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二年三月三版

(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全四冊

第三冊定價銀六角



不准翻印

評輯者

劉法曾
姚漢章

閱者

陸費逵
戴克敦

印刷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
拋球場南首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廣州 濟南
杭州 天津 溫州
漢口 奉天 保定
南昌 長沙 長春
南京 開封 武昌

中華書局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三冊

目 錄

周易繫辭傳

尚書牧誓篇 秦誓篇

詩豳風東山 小雅正月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晉呂相絕秦

國語范蠡滅吳

莊子馬蹏篇 養生篇

楚詞宋玉對楚王問

史記伯夷列傳 楚人對頃襄王 毛遂爲平原君定從 商君

變法 漢軍圍項羽垓下 遊俠列傳序 馮唐列傳

劉向說苑節錄 新序節錄

黃憲玉論 遇樵 傷時

無名氏古詩十九首選錄十五首

漢書西域傳贊

魏文帝典論自序 典論論文 雜詩

王羲之蘭亭集序

呂安與嵇蕃書

陶潛飲酒 錄四首

江淹恨賦 別賦 陶徵君潛田居

徐陵玉臺新詠序

劉峻追答劉秣陵沼書

庾信思舊銘有序

對酒歌

擬詠懷

王勃滕王閣序

張說弔陳司馬書

王維老將行

李白宜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韓愈送廖道士序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翊書

南海神

廟碑

祭十二郎文

山石

柳宗元桂州訾家洲亭記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漁翁

杜牧寶烈女傳

赤壁

泊秦淮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龍多山記

寓居對

李商隱無題

集錄四首

歐陽修集古錄自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峴山亭記

瀧岡阡表 祭石曼卿文 再和王介甫明妃曲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族譜引

蘇軾戰國任俠論 舟中夜起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遊襄禪山記

盧襄西征記序

李去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陸游東屯高齋記 登賞心亭 幽居感懷 書憤

元好問孫伯英墓銘 赤壁圖

劉基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詠史 漫興二首

歸有光與宣仲濟書 項脊軒志 畏壘亭記

程敏政夜渡兩關記

張居正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徐學謨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吳偉業圓圓曲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魏禧冷又湄江冷閣集叙 梓室遺稿序

王猷定湯琵琶傳 錢烈女墓誌銘

吳茂勝王閣序 三客說

湯傳楹首春遊虎邱記 哭蓮兒文

計東與宋牧仲書

王士正秦淮雜詩錄八首

劉大櫚焚書辯

袁枚與蔣苕生書 盤古墓

朱仕琇谿音序

洪亮吉蔣清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再與孫季述書

鄭珍隸對 梅峽記

趙國華鍾蘅山館詩序 聽綠山房詩序

張裕釗與黎蕪齋書

譚嗣同感舊錄二首

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三冊

周易繫辭傳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上總挈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分叙上

莊子云聖人師萬物天下事不外能自得師耳泰西發明家因蘋果墜地而悟吸力因壺水沸響而悟汽學何嘗不由善師得來大易此文開古今人智識不淺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地以上紀時紀紀人紀國紀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罷。於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於爾躬有戮。以上誓詞

責商受處一準公理是謂堂堂正正之師

尙書秦誓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謫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以上自答用。人不當。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杻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以上分言用人之賢否。關係邦國之安危。

悔過之詞注重在用人上是爲探原立論

詩幽風東山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於飛。惛惛其羽。之子於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昔人謂東山末二語雖周公大聖人亦且善諱非也蓋聖人稔知

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征戰離別人世之至悲。故其勞歸士也。纏綿宛轉能達其意。中所欲言中國古世所爲上下情通者此耳。

詩小雅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於彼從祿。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

天之扼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
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
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兩。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
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
慙慙。眢眢彼有屋。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楛。笱矣富人。
哀此惇獨。

外敵之侵陵。小人之私黨。賢士之失職。閭里之訛言。亂世情形。寫
來如畫。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葢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以上言鄭無罪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鯀，唯執事命之。以上言鄭不服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以禮自處而卽以禮屈人，詞令工妙，子產在當日固外交能手。

左傳晉呂相絕秦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環甲冑，跋履山川，踰越

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以上文公與秦之交涉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以上襄公與秦交涉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與秦交涉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以上景公與秦交涉君有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增，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用痛心疾首，矐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

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實圖利之。以上歷叙秦之不以兵

歷歷叙來皆曲在彼而直在我。是外交專家是詞令妙品。

國語范蠡滅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以上行成之詞。止此。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大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以上范蠡言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

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
 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弗許。其事將易翼已。以上言吳
存可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
 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
 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以上言不王孫雄
 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
 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以上因范蠡言天命即范蠡曰。
 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波。鼃鼃魚鼃
 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渚。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
 是譏諷者乎。辯以上欲拒其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
 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辭以上請致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滅以上吳

反覆詰難前半篇是啟迪越王故詞旨切而真後半幅是對待吳使故語氣老而辣

莊子馬蹏篇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情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失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

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引上由喻意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墳墳。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蹠蹠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以上專寫正意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

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以上又由正意回應

意喻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正喻夾寫清辯滔滔

莊子養生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以上正旨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民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以上皆譬喻

真詮妙諦莊生蓋亦古之善衛生家

楚辭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

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以上一問致一客有歌
 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
 和。彌。寡。以上以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
 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
 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以上以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塊。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以上一
正文便即收
住筆意奇絕

只結處出正意餘皆疊用譬喻奇情逸藻冠絕千秋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上歷引古之似伯夷者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以上伯夷正傳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

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以上是史公論伯夷之辭

夾叙夾議是太史公列傳變體方氏謂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

惟茲篇與孟子荀卿列傳合傳與論爲一良然

史記楚人對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雁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郟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以上全篇局勢已具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

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燬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指韓魏言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溱新燬。射嚼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涇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齊燕趙言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溱新燬。涉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

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抵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以上專言秦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

以射爲喻。奇情壯采。後世相如子虛上林等篇。俱從此出。史記毛遂爲平原君定從。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以上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辟若錐之

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原以上平不信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又自解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曰。何也。斥以上一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

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卒士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也。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以上再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以上定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上。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以上照應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

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生以上反應先遂以爲上客。

詠奇恣肆文有畫意

史記商君變法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以上聽商鞅孝公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商鞅上

關甘龍之言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以上商鞅斥 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

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以上兩事皆從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以上回應起處

通篇以恐人議已句爲經。恐民不信已句爲緯。叙次迥鍊氣象嚴

重

史記漢軍圍項羽垓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愴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以上寫項王之未路兒女情深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

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以上寫項王雖

王在末路。畢竟有英雄氣。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

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呂馬童曰。若非我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剄而死。項王到以上皆寫底

英雄

氣格神韻色采無不悲壯蒼涼迄今讀之猶若有一末路重瞳活現紙上

史記游俠列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言以上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隕。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言以上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律。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驕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言以上援俠例。儒言其無可軒輕。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

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以上言立傳之微意

通篇借儒形俠言外。見得患難之際。交游之徒。得百儒不如得一俠也。昔人謂太史公感憤而作是篇。殆非無見。

史記馮唐列傳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

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引以上由李齊頗牧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以上數語應前孝字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弗能上一言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我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以上再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夾敘夾議氣味濃厚局勢精嚴晉唐以下如此種文嗣音寡矣

劉向說苑節錄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

奉晨鳧。敬獻包厨。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以上倉唐一折文侯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以上不言無恙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以上倉唐再折文侯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以上不言長大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鴆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詩以上文侯因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

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

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

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

公召之。詩以上太子因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

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

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

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於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以上奉使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以上意字通篇之骨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纓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東郭垂極贊故桓公乃尊祿而

禮之。以上指武
篇謀伐莒

善使一則見趙倉唐之妙於辭謀伐莒一則見東郭垂之精于意
文章均極爾雅

劉向新序節錄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
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
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
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
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如
何。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以上一解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
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以上二解淳于髡等曰。三人

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如何。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

擾民也。以上三解隱語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

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立斷

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鼈猶能挈石。鴛

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

敏捷也。以上雜事篇殊禮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曰。我若

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顧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

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

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

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

遠也。

者以上進諫漁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

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

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

厚賜。不能保也。

者以上辭賞

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雜以上事

篇漁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

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

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

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往者數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

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問之。對曰。

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

請一卮酒與之酒。以上故作態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

其王耳。徐以上徐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

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

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

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

燕。况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以上

七首見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

卒之謀也。以上善謀篇燕

三首之詞令不同而同歸於敏妙精透漁者所云尤能主持君民

一體之公義不以一人權利爲思想

黃憲玉論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無以荆山爲無玉乎。荆山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璜出於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爲鳧盃。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璜無倚頓之盃久矣。今有人持璞璜以進。君亦以爲魯無璜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爲然哉。以上由玉說入賢士。若魯國賢士之藪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

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魯以上歷舉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於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爲。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刖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帶以上映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何利焉。空以上翻王不聽。

奇矯新異無一凡近語

黃憲遇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

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弔古於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於渭橋。不徒游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甯戚之流乎。以上莊論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於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徵君韞然而仰笑曰。出於機。入於機。同游於機。浩浩乎。磅礴於機而忘於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於機乎。機忘於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於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於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

也。子以吾爲忘於機而不知吾以子爲忘於人乎。徵君不能對。旣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於機。子忘於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於機者化於機。覺於機者忘於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爲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爲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是亦忘於子也。而子亦豈忘於機者。微言上負薪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於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憩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榻。舉瓦觴。飡鬼草。聊以娛子懷也。欲以上樵者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略。以竦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於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亘而秀於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隆乎陰於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

咸陽則澧水之所導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澧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豳國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網緼而蒼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於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峰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嶢關之所鎮也。絕於西域而嫖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於漢陽而微茫者。其鳥鼠乎。限於北漠之陁。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之潏潏者。則太白焉。荆山峙於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豐之枌社。隴山之札坂。長安之章臺。又有

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井泉之宮不可勝數其丘而羅列者皆鍾秀於雍州遠而環帶者皆隱耀於關中也歷以上樞物者子之游秦其知己乎徵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雖藩籬四塞吾恐胡人整步而過藍關之險平於九衢太華之限豁於戰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以上總結負薪者永嘯而去徵君歎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以上餘音

前半幅似南華人間世齊物論等篇後半幅似西漢長卿子雲諸賦文勢權奇錯綜不可方物

黃憲傷時

徵君見晉王王曰寡人掃敝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徵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載質之勤內

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於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強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於岌岌也。王若以晉難既輯。而未暇用士。則臣之勞又甚於王矣。以上對勞字針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頽堵。雄關若敝甕。雖以四塞爲襟。而烽煙之警。每舉衽席之上。歲無暇日。且地瘠於蕪莽。而不知屯兵。弱於私役。而不知戰。馬疲於驅馳。而不知畜。將委於執政。而不知廉。財困於空幣。而不知信。武玩於餌虜。而不知馭。是故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乎四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以上詳說六蠹夫六蠹在漢室。而獨爲晉憂者。亦胡虜爲之衝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以日夜登垣而窺晉。由此觀之。秦晉固唇齒之國也。唇亡則齒寒。齒落則唇壓。今秦

方以晉爲晉也。而先有寒齒之心。故語練臬藝之士。招延於國。而謀習以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如覓遺。臣嘗與秦王臥。懸燭殿中。秦王以衾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笞其左右。及索之。二襪貫於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嘻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晉而護其齒。無乃爲王之懟而百世之辱乎。爲晉之計。亦惟以秦之心。謀於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此舉矣。以上備舉秦事王其圖之。晉王曰善。

屯戰六端古今扞敵綏遠之要不獨一晉然也。文格絕似國策。

無名氏古詩十九首。依梅氏古文詞略選錄十五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

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獨難守。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轆軻長苦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何。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

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坵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人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凜凜歲云暮。嚶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

袍與我違。獨宿累夜長。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盼睐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客從遠方來。遣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十九首中大率逐臣棄婦以及朋友聚散存亡之感中間或顯言或寓言反覆低徊抑揚不盡使人哀樂無端俯仰自失真可上繼三百篇者按第二第八兩首連用疊字係仿碩人卒章詩體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
郡。開玉門。通西域。目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
遁。而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
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
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
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
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以上叙開西域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
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
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目觀視之。及賂遺贈
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以上言因開西至於用度不足。迺

摧酒酤。筦鹽鐵。鑄百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以上言用度侈而多摧稅誅罰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序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轉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

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以上頌揚光武

以華國文章紀開邊事業，商皇典瞻宏我漢京

魏文帝典論自序 從析義本

予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敎予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敎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嘗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武以上言學之原因。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良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

終日手獲鸞兔九。雉鹿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尙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譚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嘗徑的。有嘗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耍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上以獵言射予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蕪。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

言吾法急。屬離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勦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以上頓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大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上以劍極言擊之巧。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以上言彈棋文

學等均藝
有專長

以技藝沾沾與臣下角勝已開六朝隋代習氣特其文清新雋妙
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文。以。上。言。古。人。相。輕。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

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以上言作論文之由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

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

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琉璃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

論。理不勝辭。以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以上雜論諸子之文

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

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

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

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

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以上深論

文事之重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阿瞞一家深於文事。子桓此論亦復視文甚重。相其風格質朴之中。自含華腴之味。固是逸才。

魏文帝雜詩

西北有浮雲。停停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王羲之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以上

點出所以集之故。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以上此人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以上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

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以上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

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以上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

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

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

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

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

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以上發摠胸中之感

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爲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略者發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昭明因天朗氣清四字置不錄苛矣

呂安與嵇蕃書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以上總領全篇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

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渡。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所懼也。行路上言不畏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末樹。牙淺弦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嘆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元朔。蒂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

之士不足爲貴也。

以上言異域依人之苦

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湧，哀物悼世。

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

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

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

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以上言志事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

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

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

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

丈夫之憂樂者哉？

以上言與嵇

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

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

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一腔悲憤借儷詞以宣之意境生動神采飛揚風格不落齊梁以下

陶潛飲酒錄三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遺我遠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逸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

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超超名理潭潭至味

江淹恨賦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總以上起假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

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以上天子之恨若迺趙王既虜。

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恨難勝。以上諸侯之恨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

冤。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

露溼至。握手何言。將以上名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

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襟。
絕兮異域。以上美人之恨至乃敬通見抵。鶻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
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齋志沒地。長懷無已。以上名士之恨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
鬱青霞之奇念。入修夜之不暘。以上清流之恨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
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泊起。泣下沾襟。亦復含酸茹歎。銷
落煙沉。若乃騎疊迹。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
骨泉裏。以上貧賤富貴人皆有恨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
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邱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以上

結總

骨勁氣腴江郎才筆

江淹別賦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落○兮

始○生○。乍○秋○風○兮○颺○起○。以上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

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透○遲○於○山○側○。權○容○與○而○詎○前○。馬○寒

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以上居人愁臥。恍若有亡。

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

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以上故別

雖○一○緒○。事○乃○萬○族○。以上句開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

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艷○草○。秋○羅○與

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

而○傷○神○。以上豪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

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披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箭。非買骨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以上劍俠別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慘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煙煜。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以上從軍別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贈恨。唯尊酒兮叙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以上絕國別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鑪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悶此青落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以上閨閣別儻有

華陰上士。服食還僊。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

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覽游萬里。少別千年。唯世間兮

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以上方外別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謔。桑中衛女。上

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

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以上狹別是以別方

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

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

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以上說結

立格與恨賦同。彼以激昂勝。此以淒婉勝。

江淹陶徵君潛田居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

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文通雜擬古人惟此最肖

徐陵玉臺新詠序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篋篠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

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僊。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隣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僊。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以上言其佳麗加

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誅德之辭。以上言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以上總一筆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

嚴銅蠡畫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詩以上言作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閒。若斯而已。詩以上言序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螭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僊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阮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

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匳。以上言讀詩之人

篇中佳麗才情四字是其主意至於五色相宣八音交暢曲爲賢媛寫生自是才人極筆

劉峻追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

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答死者書甚是剗格屬詞特淒楚纏綿俯仰裴回無限痛切

庾信思舊銘有序

歲在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寫以上自懷抱况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肇。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鄆子無歸。原隰載馳。輶轅長別。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鱉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斂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

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翮。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以上寫景幕府初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潁川賓客。遙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庭。尙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卽是將軍之墓。以上方叙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憶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罄恥。芝焚蕙歎。以上叙已與蕭交誼所望鐘沉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潛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樹

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餘邑。萬里歸魂。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返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疇昔隆貴。提攜語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秦。山陽相送。惟餘故人。孀機婺緯。獨鶴孤鸞。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絕。隣人笛悲。昔爲幕府。今成繾帷。

以亡國之逋臣。哭羈魂於異地。駢花儷葉。促節哀音。

庾信對酒歌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牽馬向渭橋。日曝山頭晡。山簡接羅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爲洛陽賈。

庾信擬詠懷

嘯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可吞。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無因同武騎。歸守霸陵園。

王勃滕王閣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以上地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以上叙人。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

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

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

王將軍之武庫。以上叙賓主。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以上序九月。

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以上入滕
閣。王。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
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以上叙閣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
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
軸。虹。消。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
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以上叙閣遙。吟。俯。暢。逸。
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
罇。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以上叙宴會窮。睇。眄。於。
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
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
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閣。而。

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
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
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以上感慨勃。三。尺。
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
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隣。他。日。
趨。庭。叨。陪。鯉。對。今。辰。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
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以上敘省親過閣與宴作序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
已。矣。梓。澤。邱。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
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以上結作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序詞藻麗詩意淡遠子安天才那得不令伯嶼驚服 按落霞二

句卽用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句法

張說弔陳司馬書

正月癸卯。孤子范陽張說。頓首頓首。陳君之靈。頃伏苫蓋。遠辱慰疏。執對號慟。次於展洩。來使未還。傳君遇禍。盡哀寢外。傷心痛骨。明府兄毓德南邦。飛聲中夏。急人之急。憂人之憂。勇於履危。果於從政。入使天闕。有專對之美。按俗交州。見澄清之節。故得振衣衡管。割錦闔鄉。越嶂舊風。人狃輕剽。振之以淳俗。格之以華章。矯枉過中。斯害也。

已。齒。由。剛。折。膏。爲。明。銷。嗚。呼。陳。君。婁。直。而。殞。皇。天。輔。德。問。之。何。故。疇。昔。炎。海。契。濶。周。旋。義。則。友。朋。恩。結。兄。弟。方。期。歲。暮。鞞。鞞。相。榮。元。髮。未。華。何。圖。零。落。山。濤。猶。在。嵇。紹。不。孤。逝。者。有。知。當。昭。是。意。今。返。防。關。力。報。前。書。幽。明。雖。異。交。友。無。改。悲。言。下。筆。涕。泗。從。之。并。往。千。錢。俾。陳。奠。酌。獻。歎。萬。里。哀。哉。奈。何。頓。首。再。拜。

致死者書惟劉孝標答劉秣陵一篇此其再見劉書以哀亮勝此書以眞摯勝 按張公時方居喪故書中自稱孤子

王維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

事。蹉。跎。成。白。首。昔。日。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
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疎。勒。
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
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
願。得。燕。弓。射。大。將。耻。令。越。甲。鳴。吾。君。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
功。勳。

李。白。宜。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
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
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韓愈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以上言神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

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

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

蜒扶輿。磅礪而鬱積。以上言氣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

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礪而鬱積。以上總一筆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

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

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

惑溺沒佛老之學。而不出邪。以上一起廖師郴人。而學於衡山。氣專而

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

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前幅秩然有條。後幅悠然無盡。文之最有法度趣意者。

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

內者。惟閣下心事。聲聲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以上叙初

賢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

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

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

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以上叙盡聞退自悲不幸。

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

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

奇乎。因飲泣不能語。

以上叙不能自致其身於中丞之門

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

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

以上由俗輩與古人字轉入中丞

古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

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

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

能言也。幸未死。實欲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

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

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

也。夫盲者專業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

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

天地日月。因而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

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之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以上叙於中丞得以養家治疾是寓書本旨閣下裁之度之。籍慚覲再拜。

前幅是褒浙東賢碩。後幅是代張籍干請古逸清折絕不現寒乞相。

韓愈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

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涖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上告以立言。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

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以上告之閱。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伸縮變化不可方物文家甘苦斯篇道盡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萬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以上言南海之神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以上言南海神之尊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爲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

之品。狼籍籩豆。薦禩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以上言前刺史不躬親其事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左

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以上叙孔公親往將事公遂避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

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驅。旗。纛。旄。麾。飛。揚。曄。藹。鐃。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躍。踊。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神以上祀獲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四。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勻。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

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以上附叙孔公諸善政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之氣體也

崇拜土偶迷信神物之事本無從核其事實宜諸金石祇合以瑰詞奇藻施之所謂相題行文也

韓愈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

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以上述兩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以上述兩人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

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以上作三層述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

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而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以上言死者不可保汝去年書云。比得輒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并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

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以上言死後事。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以上

雜沓寫來一腔血淚一片哀音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

穎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可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家祭之文貴真貴樸此文瑣屑寫來非有真性情者不辦 按十
二郎卽湘之父

韓愈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死。
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
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
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檝。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
石。水。聲。激。激。風。生。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羈。嗟。哉。吾。黨。
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柳宗元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
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洞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
天下者。唯是得之。舉以上先 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

日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以上言世人莫知此山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貸居甿。移於閒壤。伐惡木。剌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施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立見。以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以上言裴行立忽觀此山之奇。乃經工它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艦。於迴溪。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美。又益以

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遂。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奇以上言茲山之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闐。車。與。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以上回應不驚遠不陵危意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以上

一結
外音
絃

質而腴奇而法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以上解橐駝之名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儼慕。莫能如也。以上述橐駝之技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

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以上紀蒙駝之言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是以上方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述。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技通於道中段已含政界法理在內特至末段始揭明之耳

柳宗元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

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無能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斷。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旣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以上駭其術工繼而歎

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以上歟其足法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

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言以上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務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以上反言

之。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

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人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小中見大文格亦復拳曲擁腫而自然悉中繩墨

柳宗元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杜牧寶烈女傳

烈女姓寶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以上寫桂娘之膽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寶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以上寫桂娘之謀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

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婦桂娘者。但刦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以上極贊桂娘太和元年。予客遊潯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

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尙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氣格豪邁而肌理密栗。唐賢文所以可寶。按史言陳先奇滅李希烈家而不言其由。此文可補史書之軼篇。中明言希烈暴死。殆亦桂娘爲之。

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問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泊秦淮

煙籠寒月水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

庭花。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爲邊城。偪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偪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戎以上書西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

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
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
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
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
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
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以幸非常吾不知
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以上書南蠻之害且每歲發卒以戍南
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
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
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挾戟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
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楛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

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

憂也。以上書營政之弛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

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案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

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

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督

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

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以邊

上書籌策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唐世蜀地邊患已深。何論今日川藏文奇恣矜鍊。有昌黎風格。

孫樵龍多山記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逕蜿蜒。舉武

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砭石巉巉。別爲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櫟櫨交攢。敬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杪臨蘭薄。仙臺標異。叢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蹟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齧相望。攀緣下上。闐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真蓋羅。元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仙。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鏡明。風間景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嵩獸山禽。捷翔呀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因山帶川。青縈碧聯。莽蒼際雲。杳杳不分。月上於天。日薄於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

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錦。裂。綺。拆。千。狀。萬。態。
倏。然。收。霽。樵。起。來。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
未。始。有。得。乎。無。使。夸。世。釣。名。者。污。此。巖。扃。乎。且。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選詞鍊句上追江鮑摹寫景物全入化境非癖於遊者不能得斯
文之妙

孫樵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癰如槁柴志枯氣索怳怳不樂一旦
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
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
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橐裝銷空一入
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哺西方食暮雪嚴冽

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句戾意。全卷鮮知。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斲。摭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牢知音。况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穿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雛。其能窮而反腴乎。客退。遂書几作歌曰。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鍊字鍊句。剜心刻骨。古人以文章家爲積瘁之士。詎不然乎。

李商隱無題 節錄四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來。是。空。言。去。絕。踪。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
未。濃。蠟。燭。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
山。一。萬。重。
相。見。難。時。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
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
勤。爲。探。看。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
未。通。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駝。只。繫。垂。楊。岸。何。處。西。
南。任。好。風。

歐陽修集古錄自序

物。必。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者。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

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說以上用聚力二字象犀虎豹。蠻彝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千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魚。金鑛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申說物常聚於所好二句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

而不能使其聚也。

以上申說有力
而不好四句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

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

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

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

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

帙。次序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

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併載夫可與史傳正

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以多聞。以上叙所以或譏予曰。物多則其

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

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祇是好與有力兩義佳在文筆紆徐曲折遂覺重峯疊嶂引人入

勝一結尤寄慨無窮

歐陽修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與。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以上叙田氏武功之偉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以上寫功臣之後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

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以上就文初身上生出感慨欲其克繩祖武

夷猶澹宕骨韻珊珊 按畫字文初其祖爲田文進宋初名將

歐陽修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爲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以上記峴山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

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以上叙二子汲汲於名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故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

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以上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以上

前以元凱陪叔子後又以元凱叔子陪史君文境如陽羨鵝籠幻
中出幻結處煙波飄渺則又杜浣花所謂篇終接混茫者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以上事汝父爲吏。

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
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
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
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
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
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
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
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以事上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
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
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一以上結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
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

瀧岡。以上官秩卒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

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

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

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

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以上叙太夫人內治遺言自先公之亡

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

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

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

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

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

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
人進號魏國。封以上號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
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
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
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
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以上總結通篇熙寧三年
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
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
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

千二百戶修表。

叙述先德止於二事。古人不誣其親也。紀述爵位推本二人。古人善則歸親也。真情摯性流露行間。近世曾氏台洲大界等篇皆祖此種。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以上引古聖賢爲證。言其名之必傳。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

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麕。麇。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以上又牽入自古聖賢皆然呼應有情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以上自述傷感。歎歎欲絕。 尙饗。

六一先生於石別有誌銘述其生平志行遭際甚悉故此文但渾寫大意自叙交情方是祭文之體

歐陽修再和王介甫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

失難再得。雖能殺。盡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母養亂。母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以上敘事眉陽蘇洵言於

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敝。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絜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以上叙張公治蜀之德。於張公言見之。蘇洵又曰。

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以上叙張公宜畫像之故於蜀人之言見之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記以上系之以詩曰。天子踐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

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媞媞。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以上歌辭

瑰邁邁古老泉力摹昌黎之作

蘇洵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

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以上逐層搜剔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以上切實發揮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

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老泉文多馳騁縱橫。此獨含蓄深至。能者固無所不可也。

蘇軾戰國任俠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以上設問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

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以上斷詞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稚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以上應前六國久存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

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以上應前秦之速亡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

秦漢之所及也哉。以上另換
一意作收

卓識偉言結意尤高

蘇軾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在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放船擊鼓還相呼。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

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
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
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
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
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先以上言不足傳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
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
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
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
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
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
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

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襄。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
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
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信。上。言。史。之。不。可。處。淋。漓。盡。致。
惟。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
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
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上。以。

推尊張
殿丞

情文斐亶中句法字法仍不掩其險峭本色斯所以爲半山之文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

名曰襄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襄之廬塚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山上叙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以上叙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以上借造方是時。于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

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學以上借喻予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貌似記游實則論學峭折幽深半山傑構

盧襄西征記序

余嘗謂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爲天地中最靈物。造物者剖裂元氣。取其精英而與之。使呼吸至和。發露天光。超然出於塵垢之外。苟甘心瓶罌。如醯雞然。老且死。是造化棄物爾。寧不愧古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以上泛論世人余欲長遊遠睇。窮極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處。南窮滄溟。北抵幽都。東折若木之枝。西淹蒙汜之谷。項摩太清。轍環八埏。以助夫造物所以與余者。生抱此志二十餘年矣。更念衢爲小邦。處會稽姑蔑之地。山川形勢。不足爲天下偉觀。居常病足。不足廣吾胸中之氣。思得隨穆滿造父輩。齊驅並馳於瑤池之宮。闐風之苑。亦欲乘雲御風。於日月出沒之際。烟霞斂散之表。况乎宇宙中。可足跡至者耶。以上自述素志故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之龍嵒。豈不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銜璧而來歸者乎。過岷峨王壘劍

閣棧道之險。豈不知不保國而貪利者。終爲亡國之虜乎。過塗山。思神禹會諸侯之盛。尙有專車之骨。枕荒草而淒淒者乎。過瀟湘。思二姬望九嶷之雲。尙有環珮之上。帶淚痕而斑斑者乎。過嶠函。而思秦以虎狼之強。而自爲楚嚙也。過烏江。而思項羽以拔山之力。而卒爲漢擒也。登泰山梁父。尙有秦皇漢武之函玉檢金篆。石刻之書可讀也。過朔庭玉關。尙有投筆書生。伏波將軍。燕然銅柱之蹟可復也。過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尙有佳士能爲蒼生特起者乎。過臥龍南陽。而不知今日尙有抱膝長吟。以邀三顧之寵者乎。凡天下之奇形異狀。陣雲迴雁之峯。浮天浴日之波。與夫通衢大邑。遐邦異壤之遠。周遊歷覽。以廣吾胸中之氣。豈不洋洋然浩浩然。足以吞雲夢而飛天池哉。以上歷去年秋。舉郡試。鄉老里大夫推余爲冠。今年求試春官。叙壯游。

擔簦裹糧。走數千里。雖風俗形勢。不出吳越江淮之近。山川之勝概。前賢之遺蹟。亦已多矣。因談笑之暇。姑記其所遊之畧。尙有遺賞。未出於車輪馬足之間者。缺之以藏諸楮中。

匡時志略懷古襟期一切借游而發揮之前清孫文定南游記似卽脫胎於此惜篇長集隘故置彼錄茲

李去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暱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以上叙洛陽盛衰關於天下唐貞觀開元之閒。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

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以上敘園囿興廢，關於洛陽。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以上敘作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記之意，意叙作嗚呼！公卿大夫，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感歎歎歎，以收之。

卽范希文先天下憂後天下樂之旨，縮爲短篇，覺有悠然不盡之韻，流露字裏行間，此文中逸品也。

陸游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

之遺迹。則白帝城已廢爲邱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漢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宜不之識。然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歷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契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俯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

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貞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愧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按篇末仕不能無愧於義。似隱指爲韓侂胄作南園記。獲躋館職而言。蓋先生亦深悔之。已文則宗仰杜陵風韻流溢。

陸游登賞心亭

蜀棧秦關歲月遒。今年乘興卻東游。全家穩下黃牛峽。半醉來尋白鷺洲。黯黯江雲瓜步晚。蕭蕭木葉石城秋。孤臣老抱憂時意。欲請遷

都。涕。已。流。

陸游幽居感懷

偶。傍。楓。林。結。數。椽。東。歸。也。復。度。流。年。汀。洲。雁。下。依。殘。水。墟。里。人。行。破。
夕。烟。十。月。風。霜。欺。客。枕。五。更。鼓。角。滿。江。天。散。關。清。渭。應。如。昨。回。首。功。
名。一。愴。然。

陸游書憤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
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
堪。伯。仲。間。

元好問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

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基之。會有爲蜚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以上叙伯英生平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以上叙已與伯英交誼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飶。偶以蘊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

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
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任。執。鬪。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盡。皆。出。於。
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志。以。上。叙。伯。英。志。事。遭。際。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
英。眞。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於。亳。之。太。清。宮。春。秋。五。
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曾。祖。堅。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
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
劉。氏。前。歿。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
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譜。以。上。叙。伯。英。卒。葬。銘。曰。馬。逸。瑟。駕。犢。健。破。車。霸。略。
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
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
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雅健雄深善寫畸士逸民心事

元好問赤壁圖

馬蹄一蹴荆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誤認孫郎作阿瑑。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虜留遺踪。令人長憶眉山公。戴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幽思集。天澹雲閒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羣雄。可憐當日周公瑾。顛頓黃州一禿翁。

劉基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揣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歟。以上先就佛說禍福動人處引

起。夫四海之衆。林林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圜。圜受箠楚。而望救。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君子。亦文致其罪。以含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以上論居喪者延僧薦拔及破地獄之非。且彼謂殘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是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乎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以上承上文地獄。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罪。故兒女子尤深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併

舉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以上承上地獄之說 破其持血盆齋之妄。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响响嘔嘔。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兇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必無是事也。昭昭矣。以上言念佛禮懺 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以上數語是正文

意在借書後以諷世人，故橫空發議，不泥定。劉傳著筆讀此一過，迷信鈹鏡鐘鼓者，當爽然失已。

劉基詠史

野馬不豢養。疆受組與羈。低頭衡軛下。各自東西馳。秦人任法令。斬艾尊君師。六合始一家。恩愛已乖離。一旦山東客。揭竿以爲旗。叫呼驪山徒。天下響應之。素車拜軹道。誰復爲嗟咨。

劉基漫成二首

八駿茫茫去不回。白雲歌曲使人哀。鯨魚風起鯨鯢湧。青島何由海上來。

微涼生袂一登樓。落照歸鴉點點愁。誰似孤雲獨無事。隨風直到海西頭。

歸有光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

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
朽也。以上褒仲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
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
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以上歎烈婦向與浩卿語及
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
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以上謂使者人去草
草。明當奉陪不一。

篇短意長文家老境

歸有光項脊軒志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
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往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

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萃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尤爲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以上寫景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

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効。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以上述情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日。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埴井之蛙何異。以上高懷予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嘗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

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以上餘韻

純從瑣細處生感。淡宕處取神。蓋亦得史遷一體者。

歸有光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觀。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遠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以上叙名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

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以上用莊子語作結作畏壘亭記。

以曠達寫其牢騷文境翛然遠俗

程敏政夜渡兩關記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嶮崟。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

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燎。束。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闐。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簡。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以上清流關渡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澗。怪。石。如。林。馬。爲。之。辟。

易。衆以爲伏虎。却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院。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古以上關。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以健筆寫奇景。妙在無一複語。

張居正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

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咸和厥中。積歲恃頑強梗。咸
頰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賴
卒成之矣。以下就來書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
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
法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歛怨。則人亦將不畏公
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
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
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
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
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
以上言吳人夫嬰兒不薙髮。則腹痛。不搨瘳。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

子必雍且撙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
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
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江陵當國執法不撓文亦有嚴肅駿厲氣象

徐學謨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昔之人。以罪去國。往往不獲善地。其尤甚者。則猩鼯之與羣魑魅之
與鄰。必令厭苦而思他徙。以上從去國不獲善地之苦說起而世有落拓之士。達觀
宇宙之表。施施漫漫。不以僂人屑意。雖窮荒絕徼。不憚搜剔剪刈之
勞。務以發露造化之秘。以娛其耳目。若柳子厚黃溪鉅鐸諸記。鋪叙
山水奇勝。以爲艷鎬鄴杜有所不及。至於樂而忘其故土。以上從非善地轉入
探奇作記。及其所記。徵於今之吏永者。皆稱溷漶不可考覩。乃知當時

固有所託以凝神而釋慮也。

以上又以永州山水未必有是奇子厚特借文自遣與岳陽實有是奇相形

假令子厚處善地其文或不能與山水爭奇勝而耳目之觀無不當

意則又無俟於文以自娛者。振以上二句反然則古今去國之臣蓋有幸不

幸焉。

承以上二句起下句

岳州自楚通中國之後其地當文明正位其形勢甲

於天下。余嘗登岳陽樓以南望衡湘北窺夢渚西窮巴峽東瞰鄂黃

所謂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造化自然之秘不待搜剔剪刈而自得於

湖山千里之外雖善記者不能益其奇勝。

以上點出岳陽及詢其風土則有

故宋范晦叔氏之記具在大都州氓勤生而齋出閭閻之需不仰給

四方得日厭鮮魚而餼稊糲縉紳一無華屋文繡之侈爲奇伎淫巧

者不輕闖其境今之稱奇也疑無逾此卽叙遷者得之以爲幸矧去

國之臣有厭苦而思他徙者哉。

以上點出風土記

昔范晦叔氏以直道不容

於朝出監酒稅秩至陟耳然猶惓惓於風土之記則公之所自慰藉於岳陽者何如也。以上推作記之意同年許君曩由水部郎陟觀察

大夫嘗以其權專制一道與方伯連帥等尊榮矣竟遭讒黜廻旋一

倅。以上點出許君同時去國者多駸駸進復顯列而君獨二年不調

然每見君略無厭苦無聊狀豈是邦風土故能縻繫遷客而君之所

以凝神而釋慮者抑自有在耶。以上推許君安於岳陽之意與子厚有所託不同君爲人落

拓而尤善爲子厚之文然不肯輕吐一語以別自爲記惟取范本刊

正以傳又知君不欲與山水爭奇勝。以上點出重刻乃屬余序之

映帶完密布置謹嚴是極有法度文字

吳偉業圓圓曲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

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謾。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寶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篋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熏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敎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晝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

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
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
教曲妓。師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只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
鳳皇。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
豪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
邊春色來天地。常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
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君不見館
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屨廊人去苔空
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
日夜流。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孔昭。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余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以上兩不必僕言之。語意似婉曲實嚴冷。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

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以上總括前意作一停頓昨夕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以上又作一頓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

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而僕豈有是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儻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以上波瀾突起，意境雄厚。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以上總結通篇筆姿橫恣。

壯悔與圓海其勢幾如冰炭，柄鑿矣。而書詞乃溫厚委婉，不同劉

四罵人是爲君子之言

魏禧冷又湄江冷閣集叙

一邱一壑之間。必有人焉。大山大澤。其鍾而爲人也益奇。然其人不
必見於通都廣邑。而見於邱壑之間者。時也。雖然。其人之性情。不樂
通都廣邑。而樂邱壑。則大山大澤之氣。必鬱而有所發。泛說入冷子
又湄。京口人。京口臨大江。南山。翠嶺。深博。其峯嵐之秀。被於江北。而
又湄善詩文。則卷而藏於邱壑之間。嗟夫。此其性情。豈不甚遠哉。以上
應起數語。丁巳秋。又湄同宗子發。渡江訪予揚州。予適臥病不能談。留兩
日去。旣而讀贈予詩。病已。讀江冷集。逾月。則又湄以書來。灑灑千餘
言。道向往之意。吾讀之。不知其所以異於古人者何在。又湄詩若文。
並清高絕俗。樸而不雕。是真邱壑中人也。而大山大澤之氣。則已隱

然而可見矣。

以上仍與起處數語關照

予日牽人事。病間作。不能答又湄詩及書。

爰於卷首。率爾書此。寄子發報之。吾前日遊平山臺。倚檻望江南諸

山。悠然遠想。固未嘗不思。又湄也。

以上一結煙波渺然

叔子文才鋒透露。斯篇獨含毫渺然。頗似王摩詰詩倪雲林畫風

格

魏禧梓室遺稿序

予兄子世傑。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寓書戒勉。欲其

卒有成就。不幸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

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遂奮拳搥胸。

死血結於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僕不能。踰二十日。遽死。哀哉。

以上

叙死之由。吾兄欲紓桑梓之禍。身罹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

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簡其笥中。得存稿若干首。爲續刻而編次之。稿以上叙遺自吾返勺庭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當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行世者。爲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也。悲哉。以上悲慨

述事抒懷。令人不覺其篇之短。但覺其情之深。斯爲神筆。

王猷定湯琵琶傳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茆屋奉母朝夕。以上孝母是通篇主意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

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爲以上游大梁爲養母計也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鬻鬻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鬻鬻聲。聞者莫不隕涕。以上別將軍爲思母故也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以上娶鄰婦以襄王聞其名。

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存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吾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儻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以上祭亡婦由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以上負母鬻食兵間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

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以上載母同至

桃源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于。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淒。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

淪落不偶而嘆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狀湯彈琵琶之技。幾於紙上聞聲矣。妙在處處扼定。孝母杼寫覺。一材一藝。胥原本於至性至情。此文家善擡高身分處。

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宏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

急可也。

以上一述其父言

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

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禿。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走出。

聞足擊牀閣閣嗚乎死矣。以上再述其父言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槌兵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銘曰。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

誌文研鍊精確銘詞奇峭道警烈爲不朽矣

吳茂滕王閣序

閣而冠以滕王耶。是閣以滕王著也。滕王而系以閣耶。是滕王以閣傳也。雖然。無滕王則閣不建。無滕王閣之序則滕王不彰。是閣以滕王著而滕王不以閣傳也。夫滕王之至於今。蓋千百年矣。而天下之

人無不嘖嘖滕王閣不置。果誰爲之耶。其滕王爲之耶。抑非滕王爲之耶。設疑陣故使滕王爲之。則古今以來藩王宮殿。如滕王閣者衆矣。何爲銷沈滅沒於荒苔野草間而莫之紀乎。使非滕王爲之。而當日洪都之宴。檠戟如雲。試問於鐘鳴而鼎食者。果能令畫棟珠簾。留人齒頰否也。蓋惟落霞孤鶩秋水長天一時名句。與天地同其不朽。而滕王亦藉以永存。則是滕王姓氏實賴勃序以傳。而文章有靈眞作王侯壽命也。以下上乃夫王侯之壽待命於文人。而文人之福待澤於君相。乃勃能壽滕王於千載。而滕王不能福勃於一時。則又所謂天道難憑而報施之不可信者也。嗚呼。遇合之故何茫茫不可問耶。以上

借抒
感言

有子安一序崔灝題詩在上頭後人從此閣筆矣文乃卽從子安

作序生出感慨奇情逸響語短意長

吳茂三客說

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坡公詞也。夫我者我所自有也。至於月則升沈無時矣。影則隱見無迹矣。安能與我並觀哉。雖然。天下事有變者焉。有不變者焉。自其不變者言之。不獨月非客也。卽我亦非客。影亦非客。自其變者言之。不獨我爲客也。影爲客也。卽月亦爲客。以上先作斷語且夫我之生。不滿百年也。過此以往。我不知何在矣。我不知何在。而影能常在乎。斯時惟孤懸一月於高天。蓋二客去而一客僅存矣。抑天地之大。終成灰劫。天地旣灰。而能不與之俱灰乎。蓋天地去而月亦不知何在矣。向所謂僅存之一客。亦與我也。影也。後先偕逝於無何有之鄉。欲如今日者。三分秋色。而放浪於澄波萬頃之下。其可得

乎。則。惟。有。舉。杯。邀。之。而。我。邀。月。之。清。輝。月。亦。邀。我。之。清。思。而。影。復。邀。月。以。傳。形。邀。我。以。傳。情。我。與。月。又。邀。影。以。傳。神。三。客。之。相。須。不。甚。殷。哉。以上申明其故抑。又。有。慮。焉。舉。杯。邀。月。月。未。醉。也。而。濃。雲。忽。至。月。不。知。何。在。矣。影。亦。不。知。何。在。矣。我。之。孤。客。又。安。歸。哉。以上另起一波作結

一片化機三生妙悟其實仍從坡公前赤壁篇脫胎而來

湯傳楹首春遊虎邱記

大荒落之歲。端月。予偕展成有事闔門外。因呼舴艋。泛虎溪。先是雨。雪兼旬。春風多厲。凍陽猶滯。層陰未開。搔首中流。遙望浮圖。古刹。渺在烟靄。深巒宿雨。遠樹沉沉。而波面飄風。與孤舟相逐。春寒已淒然。入我襟袖矣。以上言春色之淒清過白公隄。舍舟登陸。尋故道而上。於時山屐無聲。游囊匿影。可中亭畔。闐如無人。予顧而言。茲山苦俗久矣。芳春

之朝。清秋之夜。圍朱捧翠。載酒徵歌。犬吠驢鳴。間不容膝。此輩俗物。敗意。予曾有禰生尸塚之嘆。今日青山主人。忽舒青眼。幸無惡客。污我洞門。此間一片石。差許吾輩借生公塵尾。一揮爲山靈解穢。良云勝事。以上言山展成頷曰。然乎哉。然乎哉。生公之徒。猶有存者。備聞此言。故當點頭而悟。吾將勒之巖下。迴俗士駕。以代清耳。相與解頤久之。益放步而前。時忍殿落成。得縱觀鷓林。鷓影之勝。爐烟之外。大千世界。盡入鐘磬聲中。一望陰靄迷洲。凍雲覆樹。野天垂濕。極目平沙。雖淒風拂面。而襟情孤往。彌覺神超。形越少焉。登樓凭眺。愁烟四塞。塵霾浩然。惟見荒林破屋。蒼鼠往來。古瓦中其外。丘壘高低。松楸相接。疑有山鬼悲嘯。春寒人不百年。復有蔓草縈身。怪鴉來宅。斯正昔賢所云。目中。日見此等。使人不敢不樂者也。以上言景因相對慘

澹言江南愁。俯瞰層城參差。鱗次櫛比。展成語予。此中大有淚痕。聚族而處者。人情物力。大非吾與子嬉戲時所見矣。譬之十圍之木。不無槎枒。而上有石磴壓其顛。內有蝮蝮蝕其腹。下有樵採傷其根。風摧雨磨。生意都盡。不及數月。童然一朽株耳。吳城十萬家。化爲懸磬。鳩形已具。雁戶方來。嗟彼貴遊。朝夕徵逐。綺羅叢中。笙瑟隊裏。風流競賞。不減當年。禍發處堂。其何日之有。雖吾輩賦詩飲酒。開口強笑。閒愁千尺。與山俱高。忍向此中。索佳境。送日月哉。以上言世事之堪悲予曰。唯聞君篤論。使人意消。雖然。吾等今日。一窮儒耳。措火積薪。彼貴人誠有焚身之懼。吾等芒鞋筇杖。以青山爲主人。天地甚寬。安往而不得吾廬。風景不殊。亦復何恨。試一顧盼中原。怨苦之氣。慘動白日。有齒而兵者。有瘠而溝者。有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者。父老子弟。計無復

之半乞生於潢池。其流亡刀鋸之魂。率皆布袍而儒冠者。此中豈無一二蚤見之士。言之數年之前。傷夫言之無益。究與卷舌者同盡耳。
以上傷時今吾與子寄生大江以南。遂得閉戶寢息。出門登嘯。終日強飯。造物之於我輩。護亦周矣。恩亦厚矣。幸其事暫爾。賦詩飲酒。消此清福。猶恨其晚。鬱鬱何爲。且今日者。弔闔廬於劍池之下。想生公於講台之上。數千載間。霸氣如烟。談宗亦燼。徒見山高水深。助吾嘆息。以上懷古奈何抱不給之慮。淹沒清懷。癡肥者流。逝將笑汝。此間一片石。尙未卽生荆棘。苟荆棘之遂生。亦安能以間愁掃除耶。然則吾兩人今日爲茲遊也。有知愁者。吾樂與之遊。有不知愁者。吾尤樂與之遊。視彼大堤春風。曲江明月。徵逐於綺羅笙瑟中者。不猶爲青山主人作一佳客哉。展成於是欣然解顏。偕辭山靈。泛舟而去。

晉人登新亭則有舉目河山之感。渡大江則有百端交集之悲。茲篇撫景抒懷。覺典午風流去人未遠。

湯傳楹哭蓮兒文

冬十月庚申夜。漏三下。蓮兒殤。家人環泣達旦。越三日。汝父乃搵淚忍咽。望空設果。招魂而告之曰。嗚呼阿蓮。竟安往耶。汝之生。六月二十八日也。當分娩之前。汝母夢人手持蓮花相贈。信宿生汝。私心自喜。如夢之祥。遂字曰蓮。吾觀汝墮地時。軀體雖孱。啼聲頗大。面目端好。兼喜乳食。意謂是兒直計日長成。家人輩來就視。咸賀汝父母得佳兒。汝父母雖善病。強半憂愁。會以汝故。善自寬解。由是行住坐臥。心口間。提想阿蓮。不置矣。以上追寫誕時之奇方汝生初。汝母憐惜過甚。欲自食汝。而自顧形骸。勢不克任。保抱苦。遂覓得保母某。孰意汝命蹇。

劣。遇人不淑。保母竟不善襁褓事。汝父母故貧士家。計無復之。汝母因扶病與彼共事。晝則更相抱。夜則更相乳。一沐一飯。未嘗去懷。一步一趨。未嘗離側。聞人諛語。嘗恐驚汝。片時不見。嘗恐飢汝。寒汝。小婢輩有指使不稱。見怒者。夏楚欲加。輒復罷去。以福汝慶汝。曉鏡臺前。暮窗燈下。未嘗不置汝於懷。教以嬉戲。汝笑則喜。汝啼則憐。每至牽帷就寢。人靜鐘初。午夜夢回。晨雞唱覺。輒驚起呼。問保母阿蓮安否。一夕如是者三。率以爲常。母氏辛勤。依汝爲命。珍珠掌上。三月有餘。何負於汝。而賺吾二人至此耶。嗚呼。痛哉。以上寫珍愛之至汝以前生未種善果。甫彌月。便得疥癬之災。連綿日深。遂致腑臟內敗。癰腫外攻。慘苦形神。所不忍見。汝畢命之期。吾易醫就視。尙冀速效。薄晚汝祖有事來召。吾復視汝而往。迨夜將半。汝母令人傳語云。汝疾革。吾遂

跟踉告歸。風月荒寒。步步悽惻。遙見吾家。猶望汝依然無恙。何期歸者在門。哭者在室。登樓如夢。遽見汝委形之僵臥也。嗚呼痛哉。汝母語吾。汝將絕之時。綿綿綫息。久而後盡。若有所待者。孰意吾傍晚一視。竟成長別。不復抱汝。永訣使汝。賚恨夫復何言。以上敘沒時先景尤何痛者。汝歿後目未瞑。口未含。撫摩如故。遲明猶然。家人輩竊竊駭顧。不知所出。汝母揮淚向汝而言。豈以不見汝父爲恨耶。今汝父已歸見汝。汝可無恨矣。其瞑且含而往。再命家人輩以手撫摩之。輒應手而瞑而含。嗚呼痛哉。汝雖孩抱中物。了了若此。爲阿翁者。誠何以堪。以上敘沒後情事計汝生吾家。纔百有八日爾。中間強半。呱呱而泣。歷諸楚毒。汝母拔釵典藥。質衣禱神。曾無崇朝。現歡喜相。以何因果。受此業緣。來自何因。去自何業。豈汝實數盡而殞其生耶。抑汝父母德薄不克。

消受汝爲兒而誤汝一生耶。然問之醫者。醫者言無恙。問之日者。日者言無恙。問之星者。星者言無恙。果爾。則是汝父母德溥。不克消受汝爲兒而誤汝一生也。嗚呼痛哉。自汝之殤。汝父終日惘惘。慘喪心魄。汝母觸物感舊。無不淚零。朝暮之間。掩面數四。以至舉帷就寢。人靜鍾初。午夜夢回。晨雞唱覺。每當呼問保母之候。輒不覺哭失聲。嘗展轉而入夢者。三五泣已復。夢醒復泣。啼痕兩袖。何曾暫乾。汝在冥途。亦聞之耶。以上備言歿後悲痛間者汝母竊以得蓮一夢爲疑。吾解之曰。蓮空傘也。自藕而幹而花而房。試折取之。裏無弗空。以是爲空王所寶。且蓮盛於夏。衰於秋。一經嚴冬。無復存者。今汝百日赤子。如荷珠一轉。隨風而墮。夢中之兆。或在於斯。然而不能知矣。嗚呼痛哉。以上回憶命名時。汝今在何所。伊誰保抱。伊誰乳哺。意亦從汝高曾父母遊乎。猶

幸汝生三月。未曾爲汝設一賀客。冤苦衆生。未曾爲汝製一新衣。暴殄天物。冥間罪業。料歸烏有。而今而後。願汝仍爲男子。蚤生長者之家。錫汝大年。致充閭慶。慎勿誤投所生。復如父母德薄者。尤有一言囑汝。魂魄一去。理不再生。汝亦勿復頻頻影現。來入汝母夢中。汝母痛淚已枯。傷心欲碎。豈宜重以夢中之夢。令其腸斷無已時耶。以上

冥途

魂魄嗚呼阿蓮。存沒之情。已盡於此。汝往矣。其諦聽之。吾不復云。

元相最工傷悼之篇。其哭子絕句中有云。東方日出鐘聲動。正是尋常上學時。又云。剛是閒愁難撇處。隔簾雙燕引新雛。以爲情詞悽絕矣。然能短言而不能長言也。似此瑣瑣屑屑蕭蕭瑟瑟。不着一門面語。裝飾辭而悲婉動人。直與昌黎祭十二郎文隨園祭三妹文鼎足而峙。

許東與宋牧仲書

甲辰三月初。都城一別三年矣。聞佐郡黃州。威望甚著。東客歲忽忽欲作三楚之游。思得與足下相見。抵掌劇談三四日。以盡發其胸中之鬱結。遂至武昌。謁吾師厚庵先生。靈牀一慟。再從足下假輕舟一葉。溯衡湘之間。登南嶽。謁魏夫人祠。盡覽道藏三式。天官醫藥兵法諸書以歸。有自中州來者。云閣下頗拒客。東一笑而止。然此三事者。耿耿日在胸臆。間不可釋。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堪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許以上推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

數人。以上甫草自許非東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東。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東今者以叫闈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沂大江。叩門於宋子。遙計臨皋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早寄報章相示。

嶽奇磊落似李供奉上韓荊州書

王士正秦淮雜詩錄八首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烟景似殘秋。結綺臨春盡已墟。瓊枝璧月怨何如。惟餘一片青溪水。猶傍南朝江令居。

桃。葉。桃。根。最。有。情。瑯。琊。風。調。舊。知。名。卽。看。渡。口。花。空。發。更。有。何。人。打。槳。迎。

潮。落。秦。淮。春。復。秋。莫。愁。好。作。石。城。遊。年。來。愁。與。春。潮。滿。不。信。湖。名。尙。莫。愁。

當。年。賜。第。有。輝。光。開。國。中。山。異。姓。王。莫。問。萬。春。園。舊。事。朱。門。草。沒。大。功。坊。

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

傳。壽。清。歌。沙。嫩。簫。紅。牙。紫。玉。夜。相。邀。而。今。明。月。空。如。水。不。見。青。溪。長。板。橋。

新。月。高。高。夜。漏。分。棗。花。簾。子。水。沈。薰。石。橋。巷。口。諸。年。少。解。唱。當。年。白。

練裙。

劉大櫚焚書辯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愚以爲書之亡。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以上何則。博士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

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漸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籍之罪也。以上罪項籍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雖然。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扼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

然蕭何於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於綫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墜。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鬻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甍以去。而遺其梁棟。風雨之所漂搖。蟲蟻之所剝蝕。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爲薪。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奈何鬻而有之。顧遺其梁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惟知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歟。嗚呼。方沛公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

博士官所職尙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眞所謂刀筆之吏矣。蕭以上罪

爲政能寬一面之網爲籍何定千秋之讞詞鋒舌劍芒刃逼人

袁枚與蔣苕生書

昔柯亭之竹。非呈響於蔡邕。鹿盧之劍。豈矜奇於秦女。乃過之者。駐轡佩之者。超屏何者。美見者情生。氣求者聲應。人非矇眛。覩夷光而運眸。地非聾俗。奏咸韶而傾耳。此鄭風所以歌緇衣。周易所以稱蘭臭也。若乃惠施測交而無從。屈平獨立而增歎。游魚欲出而瑟希。雍門悲而琴寡。無所感之。誰爲應之。以上言袁與蔣初不相識客歲稅駕廣陵。見

足下壁上詩。煙墨猶濕。素塵將掩。僕手拂口吟。色然心駭。絃歌應節。流水可以移情。同堂異鄉。停雲因而增慨。字尾書茗生二字。嘻。江上丈人。澤邊漁父。伊可懷也。彼何人哉。僕雖識高敏。夢中之路。難抱張騫鑿空之想。縱有宜生切肺之義。更深孺悲無介之虞。於是殫深心於搜牢。極冲襟於遐訪。西朝執訊。虛位以待。李巡東海。得書榜道。而求孫惠。愛而不見。於今三年。以上言見詩句。訪其姓名。幸安亭公子紆轡白下。道足下居洪都之地。爲舍人之官。其才藻耀。其人玉立。然後知足下國之良也。民之秀也。欽遲者方望若歲。而馳譽者久癩若雷。雖然。九州大矣。人才衆矣。僕蠖伏江表。足下鳳鳴神都。僕知君君寧知僕哉。豈意銅山之鐘。地隔而霜應。晨風之鳥。樹遠而聲交。邠原渡海。方覓孫嶽。北海有心。早知劉備。於是遠蒙矜寵。重寄篇什。開函香生。凌紙怪

發。驥。龍。未。遇。先。投。六。寸。之。明。珠。師。曠。方。驚。更。轉。九。天。之。清。角。識。麟。一。
趾。眸。子。自。矜。藏。鳳。半。毛。門。庭。可。賀。以上言蔣寄書來所。冀。足。下。北。行。之。日。鳴。
騶。臨。況。僕。冀。除。敵。廬。請。吾。子。之。須。臾。焉。昔。者。嵇。康。命。駕。千。里。相。思。元。
度。出。都。一。日。九。詣。心。期。既。重。手。握。自。殷。緬。彼。賢。流。亶。其。然。矣。足。下。與。
余。豈。在。古。人。之。後。乎。以上言望蔣之至

得 詞不掩意采不累骨清腴秀雅直偪六朝在小倉山集中殊不易

袁枚盤古墓

名。字。虛。無。姓。渺。漫。當。時。誰。與。葬。衣。冠。能。莽。將。莽。乾。坤。關。亦。復。蕭。蕭。邱。
隴。寒。數。典。更。無。前。輩。在。留。墳。似。與。後。人。看。不。將。死。例。當。頭。定。世。上。紛。
紛。事。更。難。

朱仕琇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寧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趺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溪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寧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檜。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闕而奏。箎絃絲竹之音。時或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籟隕沙。頽蕭屑有無緣谿。獨遊其音。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響。里巷謳吟和答。春枕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續斷。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上以

谿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炭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末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旣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以上寫詩

狀谿之幽勝述詩之清秀雙管齊下逸藻紛披

洪亮吉蔣清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蓋聲何哀怨。杜鵑爲望帝之魂。變亦蒼黃。猿鶴盡從軍之侶。遇金人於灞上。能言茂陵。值銅駝於棘中。誰知典午。又況南遷烽火。北狩軒輿。言乎締造。則東南置尉。拓疆無劉濞之雄。值此淪胥。則五百從亡。歸骨少田橫之島。嗟乎。江山半壁。非仙人劫外之棋。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今之作者。意在斯乎。以上引起昔者申徒下士赴清冷而不辭。精衛冤禽投滄溟而不返。斯之挺質。本視鴻毛。未有九重端穆。辭黃屋而乘桴。萬乘輝皇。褰龍裳而蹈海。此卽鱗臣効順。不能使東海之波不揚。而孱主奚堪。更非若南征之舟不復者矣。以上叙宋末二帝投海之事。

夫赤眉構禍。隆準之窳斯開。臨洮肆凶。銅馬之帝遭酷。不過行同竊

鐵號等模金。雖下竭於三泉，尙不饑於枯骨。惟茲慘虐，更所難言。斷首剝膚，毀裳裂冕。嗚呼！吞炭雖忠，智伯之頭已漆；納肝較晚，懿公之體先殘。以上叙楊璉僧伽掘陵之事。至於掩骼之仁，出自采薇之士；問中興之顯，運荒土數坏。慨六葉之承華，冬青一樹，卽遺黎之感慨。何補於在天之沈痛也哉！雖然，葺宏化碧，激衰周義士之心，比于剖心作洛邑頑民之氣，焚山之節。旣顯之推，匪石之誠，亦逾生畝。以上敘唐珣瘞遺骨樹冬青之事。若夫廬陵信陽之大節，其效龍逢夷叔而分塗者乎。迨至風雷一警，遂歸先軫之元陵，谷已遷，尙識王琳之首，哀矣，怨矣，求仁得仁。以上信國歸葬廬陵之事。蓋士感知已，伯牙碎琴，義激友生，漸離擊筑，效包胥之慟哭，慷慨登臺，賦宋玉之大招，旁皇生祭，三百年之運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覆亡之慘，從古無斯，而忠義之忱，亦於今爲烈者。

焉。以上敍王炎午生祭文山之事他若生而玉食。長自天家。山陽哀痛之語。命在何

時。樂陵永訣之言。兒乎奚罪。柴車而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嗚呼。富

貴已空。神仙何在。徒使玉輦金輿。禮化人於西域。黃冠繡舄。望紫氣

於東來。此則靈妃入道。固無心不死之方。而室主移宮。獨甚此未亡

之痛者也。以上敍全皇后爲尼王清惠爲女道士之事況乎微子朝周。猶存禮樂。項伯入

漢。僅事功名。韓王孫之晚節。漂母見而益哀。劉宗室之陳符。列宗聞

而大恥。他若運屬當塗。華子魚尙稱名士。言歸石趙。王夷甫更侈清

談。彼人是哉。何足算也。以上敍趙孟頫留夢炎身仕二朝之事嗟乎。蘭臺著史。婦豎不

能識其辭。隴西隳聲。搢紳或且諱其語。何似取陳留之軼行。抵掌而

說中郎。借赤壁之遺聞。快意而談諸葛。則人驚伯有。或能廣閭巷之

傳。而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素之色。先生於是屬爲之序。遂著於編。若

夫聲音之道。文字之工。則讀臧洪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皆先裂血。抑至此乎。非可詳矣。

層折周詳。聲情激楚。非胷羅卷軸。筆有鑪錘者。不能

洪亮吉再與孫季逵書

季逵足下。僕行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上下今古。夜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牀几皆動。土既不實。條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以上在都狀况遠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尚遲年載。當復移家近郭。就姊謀居。對鵲營。

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廛。之。外。更。
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曙。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
株。魚。田。半。頃。圍。此。蟹。籩。以上歸田心事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於。屋。旁。爲。構。
數。室。瞻。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
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以上偕隱期約嗟。乎。積。
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
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以上知言自。非。親。暱。誰。能。深。言。
勉。謀。殮。饗。幸。蓄。光。彩。

多以四言成句而整散相間疏密相次澹思逸藻直偈齊梁唐宋
以後無斯骨采也

客問曰。邑之隸。橫恣有年矣。今一二賢長令。力思摧其鋒。以懲其前。而卒未之悛者。何也。曰。子不觀家之獐犬乎。我之蓄彼。責以防賊。脫或子來。爲彼所齧。彼計必杖。已縱而匿。番椒甘稍。親爲子屑。謂何不防。罪反在客。期期彼來。必卽寸磔。子去彼來。屈伏潛藏。禦人終夜。狺狺狺狺。及旦對之。怒歸渺茫。畜隸者何以異於是也。客曰。妻悍出屋。牛瘦易牧。子奚爲哉。必是之蓄。曰。斯犬也。以言足食。不若羊豕。以言可玩。不若狸狴。雞鳧之娛意。惟是狡獪。兼其猛厲。捧首晝眠。喙常拄地。微聞足聲。倏起睍逝。漆夜驚賊。啓戶膽縮。羣嗾不前。彼糝四逐。尙有餘力。爪地撲撲。子欲易之。必取馴伏。則蓄犬奚爲歟。以上言官不能不用隸且吾嘗觀其噬人。亦非無因。友如君輩。衣冠至門。屢招方來。童子代闖。彼方起敬。安尾圈豚。三黨舊姻。歲時來賓。入門甫曉。聞呼卽遵。徐

伏客畔。候骨舐脣。戾頸媚睨。亦知爲親。以上言不訟若夫龜視蛇行。施施兢兢。自門及堂。喜彼無聲。忽暑摸脚。血流於脛。又有頻來鄰子。狎之帖耳。謂彼可恃。誤蹴其尾。彼販而起。嗥焉一觜。衣裂踝穿。忍淚爲喜。由此言之。犬亦何罪之有。以上言健訟雖然。有教之犬。夜司其職。無教之犬。晝齧過客。焉得不責。怪其主人也。以上數語客笑而起。曰。吾以爲必任其恣睢也。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爲主人奚若。曰。繩之則曲。卷餓之則乞憐。逐之則藩籬無衛。肆之則咆哮齧噬。而衆人詛怨。夫國猶家也。子試思子之於家。欲牆雖卑。而無踰戶。雖閉而不橈。於蓄犬之馴暴。其有關乎。其無關乎。清心寡欲。中鮮居積。四洞八空。破銅爛鐵。則無所恃。犬雖猛。何益檢及峙厠。一夕數起。兒書女織。聲不絕耳。則無幾勞。犬備員而已。然後提犬之耳。告以至誠。不受揮叱。

寶在必行。彼於畜類。善知人心。不見夫戲犬者乎。獠冠而騎。逐鉦應。磨。喝首入鑲。卽徐磨而中規。奇技淫巧。且唯以隨。安見犬之不可以。正。教也。上言官苟賢則隸無所施其威福客倦而臥。隱几長歎。曰。亦盡矣。君子自反。惟士爲然。子身之不瑕。而口多擇言。顧善論犬哉。

今司法改良矣。然從前之吏胥狀況習慣。正不可不知。此篇描寫殆盡。錄存之以資殷鑒。

鄭珍梅峽記

峽。卽所謂側掌而襠臍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臍等。而掌末適直。墓門。山蓋得此。乃環合而雄深。其中始圓窾。可田可池。無則枯短。直露。舉不足觀也。初。土人鏟腰爲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舊。相其勢。若植巨木。則婉秀爲所奪。且前山之雲委而波屬者。皆蔽矣。乃種梅。

焉。至今四年。於是岐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府君蓄盆梅一。修
踰尺。大如指。千葉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撫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
夭闕不盡其性者。皆人爲害之也。因出植籬間。越年。其條大發。又越
年。行樹下而冠已無礙。余因雨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夾以石。深擁
之。期年發擁。其根者三而得一。或二焉。乃斫而樹之。樹者又如是分
之。因是堯灣寓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舉於
鄉。及庚子。先孺人棄養。遂不花。明年。乃枯以死。木之可感也如是。今
此岐之。或喬或稚者。皆其子孫也。以上即梅思憶余在十年前。結草
亭於寓東大棗下。左右植梅五六株。割前之田爲方池。中菰蓮而上
萱柳。每春夏葉茂。枝撐相交。一亭皆綠。先孺人或坐梅下。紡綿績麻。
或行梅邊。摘花弄孫子。及秋霽冬晴。則又架竹槎枒。閒曝衣。濡乾旨。

蓄徐徐然來往其際。亭之外皆圃。中植者患防菜。則以余酷護也。時
余出稍芟之。家人間舉以爲笑。至今皆移來此。其某株爲所倚而撫
者。某枝爲所芟者。某槎枒爲所架竹者。宛宛皆能記識而據咳北望
纍然一邱。音容莫復。徒使茲咳爲瑤林爲雪海。過焉者嘖嘖道山中
之勝。能無悲乎。以上又憶親之
弄梅是二層詳述之以見諸梅之能盡其性者。皆
出自先孺人手也。咳者寓陟瞻之意。岷咳同字義。蓋依毛詩云。尹按子
山堂記云望山堂子午山舊名也其義莫可根詰山詔興隱秀抱以
二臂右者宛宛乎若垂腕側掌而擋其臍也太孺人墓於臍記之首
句義如此

似胎息歸震川筆意而腕摯之中參以幽秀自是逸品

趙國華鍾蘅山館詩序

蠹皮故研。單心焦思。世所營競。輟謝而不顧。兀然居。散然游。居未嘗

不吟游。未嘗不琅琅然歌。自少而壯而老。病垂不起而弗之廢。口誦斷句以沒。此豈有益者哉。雖然世之人。其冉冉而沒焉者。夫何日而不有也。而何嘗人之知之也。知之矣。而何嘗人之思之也。知而思思而悲。其必非無所操以見於人。而能得此於人之心也。以上未嘗及李詩而大致已盡清苑李先生沒於濟南。余友何吟秋哭之哀。夫世之人生前苟赫赫未必不得千百人諛頌。而一旦而沒。則將求一由衷者之涕洟。不能可得。而先生獨得此於吟秋。而吟秋固自重其所施者。余知其無濫悲也。以上但叙何哭而其賢可知吟秋語余曰。李先生生平爲詩千萬言。其孤將以序屬子。嗚呼。先生之孤。余曩與同官。嘗因謁先生。歲讀先生詩。一日。余行水亭狹巷間。遇先生湖上歸。短笠輕屨。婆娑來持余。先生素重聽問答。且久。乃去。旣余出爲樂安。比歸而先生則不可復見矣。

顧余於濟南數去數至。有時未嘗不思先生也。今念吟秋言求於先生家。曰鍾衡山館詩。爲校而釐其尤爲一編。蓋先生未嘗有言。然以余不忘先生。以是知先生之意。或亦未必不在余也。以上叙作序之故先生復工詞。曰紅豆。余所梓明湖四客。先生者其一。然則先生之令人思者。又不獨詩與。

淡宕夷猶是桐城嫡派

趙國華聽綠山房詩序

巉巖絕壑。窈然以深。大石如屋。古樾高下。朽者無伐。潭水渟碧。細泉蜿蜒。或涵漚草中。雜花逸條。生落自若。平亦非陸。直亦非徑。從且至暮。終歲之四時。天地閒恆有其地。而未有入至。而人亦不易焉。至且語人以可至。而人不必樂乎。其至強而一至之。而亦無樂乎。其久至。

以上一種境界。夫人之生不能無所至者也。不至乎此則至乎彼。華城雕房肥肉大馬。名花官酒。高歌靡舞。珠繡眯視。絲竹塞耳。時賓勢客。趾鳥不絕。毀譽盈途。榮辱出頃。刻喜怒哀樂。一非已有。而人顧樂之。樂之而豈必乎其至。而人顧樂之愈急。十其人則十樂之。百其人則百樂之。以上又是一種境界。而乃有人焉。所樂獨有異。嘗過余。衣垢而中潔。貌疎而內恭。言山中人則喜。余亦至其寓。居僻無人室。湫若澤。草牀一席。野石斷玉。雜古泉幣。枚枚焉枕間。壁則漢武梁石室畫。几則唐賈島詩。察其言。詩意蓋非賈先生不屬也。故詩及僧十之九。余嘗以詩之道濫主於氣。雜力淺。觀其所爲。趨定而不越所懷。奉如嚴師。危思苦吟。近鮮其匹。然則人之成事。必無所出入而後的。必孜孜不輟而後深。不其信與。況詩之境。大有所謂華城雕房。巉巖絕壑者。而以賈爲

宗則尤爲恆情所苦。而獨能樂而至。而久之。豈嘗詩之工。其懷抱亦

軼矣。

以上卽序詩
總結全篇

詩曰。聽綠山房。姓曰翟。名曰熙典。字曰式文。家曰

掖縣。掖縣之翟。世文學而以清業名。

以上姓
名里居

幽靜如奇花異草。生峭如石壁危崖。此調今成廣陵散矣。

張裕釗與黎莼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譚蓺。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
臆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
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考據辭章之屬。
其塗徑至博。其號稱爲耑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
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擊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捰然。無
可與語。近者李佛生。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

然佛生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夙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敵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俊。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以上論嗜文之迂惑。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鷓鴣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嗜好。各賦受於

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曆算。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嗜。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以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嬰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俾倪乎塵壒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羸失而爲之進退哉。論嗜文未可非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胸臆之所積。自怡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宜。意如抽繭絲筆如轉轆轤文壇之飛將軍

譚嗣同感舊錄二首

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
冥。濛。桐。花。院。落。烏。頭。白。芳。草。汀。洲。雁。淚。紅。再。世。金。銀。彈。指。過。結。空。爲。
色。又。俄。空。

柳。花。夙。有。何。冤。業。萍。末。相。遭。乃。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祇。今。墮。水。尚。
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爲。無。町。畦。我。佛。天。親。魔。眷。屬。一。時。撒。
手。刮。僧。祇。